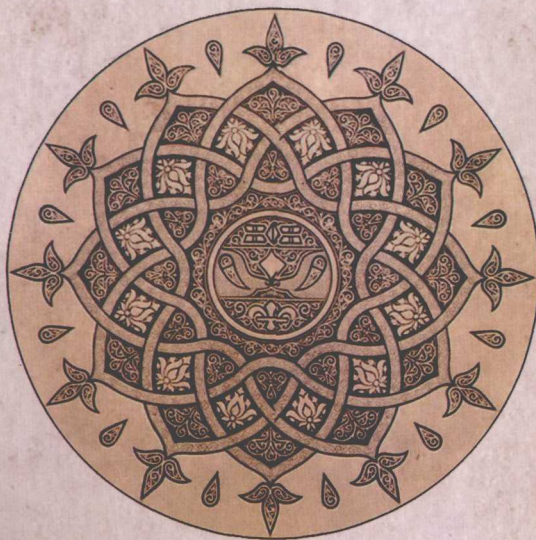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丛书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

(第一辑)

周 珊 朱玉麒 主编



學苑出版社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丛书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

(第一辑)

周 珊 朱玉麒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 第1辑 / 周珊, 朱玉麒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077-4062-2

I. ①西… II. ①周… ②朱… III. ①西域—文学研究—文集
②西域—文化史—文集 IV. ①I209.945-53 ②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4568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刷厂: 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开本

印 张: 18.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卷首语

《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和《西域历史与文献论丛》，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的同仁集刊。

以塔里木盆地为核心，包括其周边邻近地区的亚欧内陆地带，是中国历史上习称的“西域”。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传世典籍中，它的指称和面积都有所不同，但以新疆这一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地域为中心，则是毫无疑问的。独特的地缘决定了西域成为世界文化多元对话的十字路口，也注定了西域——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要为人类创造出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新疆师范大学建立伊始，注重西域本土的研究便成为当然的学科理念。新世纪之初，“西域文史”被确立为学校的第一批优先发展学科；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学科群体又升级为第一批校级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2011年，“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再度升级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在“立足西域，弘扬文史”目标下，我们创办了《西域文史》的年度集刊，希望在新疆本土建立起与世界学术潮流遥相呼应的西域研究园地，打造学术刊物的新品牌。这一努力是有效的，在其创刊之初，便得到了来自国际方面的回应，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池田温教授高度评价集刊“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学界的近代化和文化水准的提高”。如今，《西域文史》已经出版六辑，并从第六辑开始，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办，继续在国际学界推动西域研究的发展。

以增强和提高西域研究的综合水平为己任，这也是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创立之初的学术追求。因此，与《西域文史》为海内外学人搭建西域研究

的新平台相表里，我们力图将新疆本土特别是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组织下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展示给国际学界，这便是中心集刊《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和《西域历史与文献论丛》创办的缘起。

以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升级为自治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契机，我们推出两种论丛的第一辑。此后，我们将以不定期、分专题的方式，汇集中心专职与兼职成员新近发表的研究成果，持续不断地提供给学界，从而体现我们为历史时期西域文明的研究、为当代新疆的文化建设所做出的努力。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2012年4月

目 录

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 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朱玉麒 (1)
- 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 李 肖 朱玉麒 (20)
- 唐诗“交河”语汇考论 盖金伟 (28)
- 唐诗三种创作主题与西域器乐关系的流变考释 海 滨 (41)
- 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
- 《高适岑参诗选评》序 薛天纬 (54)
- 萨都刺丝绸之路相关题材诗歌创作引论 宋晓云 (70)
- 徐步云生平及其西域诗作研究 史国强 崔凤霞 (79)
- 浅析萨迎阿的新疆诗歌创作 赵新华 (96)
- 中俄划界途中严金清与易寿崧唱和诗论 星 汉 (105)
- 新世纪新疆汉语文学文化资源和主题精神 沈维琼 (115)

新疆和田约特干出土的陶制小猴弹乐器的形象

- 以俄藏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为中心 [日] 广中智之 (124)
- 作为典籍符号的图像叙事
- 西域石窟壁画阿闍世王题材再探讨 栾 睿 (132)

论游牧、定居的分离对西域神话的影响	刘振伟 (143)
从“瞎子摸象”故事的流传看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交流 ...	艾山江·阿不力孜 (153)

汉代汉语文在西域的流行——从西域人汉字名字谈起	贾丛江 (160)
历史上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互动探讨	赵江民 (171)
试论新疆地名中的地域文化因素	董印其 (178)
新疆汉语方言词语拾遗	李志忠 (185)

《突厥语大词典》中诗歌所体现的生命意识	王佑夫 (193)
论《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乌古斯各氏族名称	拜斯尔·阿布力米提 (204)
关于艾利希尔·纳瓦依研究的若干问题	伊克巴尔·吐尔逊 (212)
维吾尔族的语言道德	安尼瓦尔·赛买提 (217)
维吾尔文献中的伦理文化观及现代意义	赵 霞 (231)
维吾尔谚语镜射出的维吾尔商业文化	华锦木 (240)

新疆蒙古民间信仰历史寻踪	丹 碧 (254)
蒙古族婚俗之定亲习俗考	那·舍敦扎布 (262)
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的地方特色及其价值	宝音达 (266)
柯尔克孜族民歌——约隆歌	曼拜特·吐尔地 (274)
哈萨克族诗人阿拜国籍变更考	钟兴麒 (280)

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朱玉麒

由于资料的局限，中国中古时期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清晰。20 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中古文献的出土，却为后世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尤其是从一个世纪之前直到今天所发现的吐鲁番文书，大多是被历史废弃的垃圾；因为并非有意识的保留，而具有了资料举证的随机性。它的意义还体现为文学传播与接受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通性，以及汉文化在边疆多元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交融与延续；同时也提示我们“碎片模式”和出土文献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新范式创立中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化的传播与吐鲁番文书的“碎片”效应

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吐鲁番绿洲盆地，是古代多样文明的交汇区。它在中国西域而偏处东端的地理位置，较之西边的其他地区更加接近中原文明，因而在中古时期逐渐确立起效仿中原的文化制度，成为汉文化在西陲传播的前沿。作为讨论有关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背景，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化的影响，根据学者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可以梳理出如下线索：

汉文化进入吐鲁番盆地，是与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经营相关联的。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 48），在高昌设置戊己校尉，是汉王朝设置管理机构的起始标志。中原的屯田士卒入居吐鲁番盆地东侧的高昌壁，开始了汉人与当地车师（姑师）

人共同开发吐鲁番的历史时期。中原汉文化,无疑也从此开始进入到吐鲁番的日常生活中。

但是,屯田戍守的军事制度并不能保证汉人在此地的世代聚族而居。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在高昌置郡,使其从行政建置上与内地一体化,成为中原文化在吐鲁番得到确立的标志,此后的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政权,均统辖高昌。而此前此后,随着内地战乱,大量的中原汉族民众迁移河西,复由河西迁移到吐鲁番盆地。尤其是北凉沮渠氏的残余势力于公元442年占据高昌,并于次年在此建立大凉政权,开启了汉族文化为主导的独立王国建制近二百年的历史。洎公元640年,唐太宗发兵灭高昌王国,设立西州,吐鲁番再次成为与中原一体的地方边州,成为唐代经营西域时期汉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根据地^①。可以说,高昌地区郡—国—州三个阶段(327—443—640—803)近五百年的中古时期,吐鲁番盆地的汉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在魏晋以来随着中原、河西民众的陆续迁移,以及与中原文化相一致的行政制度建立而逐渐扎根下来的^②。

不过,以上的梳理,仅仅依靠传世文献是难以获得清晰的面貌的。从正史高昌传中看到的吐鲁番地区汉文化的表现,简略而粗疏,有时甚至是互相悖反的。就汉文化的传入而言,可以看到以下一些重要的信息:

(高昌)国盖车师之故地也。……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面貌类高骊,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纁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纁纁珞环钏。姻有六礼。(《梁书·西北诸戎传》)^③

正光元年(520),肃宗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麹)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魏书·高昌传》)^④

(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

① 吴玉贵将唐朝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概括为“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参所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

② 中古时期吐鲁番盆地的政治变迁,以及与中原的文化联系,可参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③ 《梁书》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1页。

④ 《魏书》卷一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4、2245页。《北史》卷九七《西域·高昌传》略同。

官子弟，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周书·异域传》下）^①
 （高昌国）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大事决之于王，小事长子及公评断，不立文记。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隋书·西域传》）^②

这些传世文献的简略记载，使我们了解到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受到胡汉文化的双重影响，汉文化的经典以及教育在这里都有体现。但是汉化与胡化的程度究竟如何，却让我们无所适从。《梁书》所谓“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与《周书》“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显然给予我们的是一个相反的事实，以致学者感叹：“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的记载，同样一个高昌，简直判若两国。”^③而将近五百年的吐鲁番地区的文学表现，在传世文献中更是无法得到印证。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吐鲁番盆地古物挖掘、探险活动，使得以吐鲁番文书为代表的中古时期各种文献、文物出土，给予了后人接近古代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吐鲁番的文书大多是从寺院遗址废墟或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其中大量墓葬文书的出土，依赖于内陆盆地得天独厚的干旱条件，以及利用废弃的纸张作为丧葬用具这一吐鲁番独特的社会风俗。与敦煌文书主要出自莫高窟17窟这一被封存的佛教寺院图书馆不同，吐鲁番文书体现出零散、不完整、内容没有必然联系等等缺陷。

但是吐鲁番的文书却又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世俗性和偶然性，而具有了社会史研究的“碎片”效应：在吐鲁番这一纸张稀缺的地方，一件出自墓葬的吐鲁番文书可能是在当时社会的交往中作为文字的载体而行用于官府，若干年之后因失去档案保存的价值而被废弃；它背面的空白之处又被重复使用；直到没有可以下笔的空白时，它被作为垃圾，由凶肆剪碎为鞋样，套在死者的脚上作最后的废物利用。干旱的环境使吐鲁番文书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无意识中被保存下来，其在当时社会传承的过程就具有了举证的随机性和客观性。因此它所体现的历史不再是新史学诟病的传统史家主观性的编撰，也不再只是对历史过程做出结论性的

① 《周书》卷五〇，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北史》卷九七《西域·高昌传》略同。

② 《隋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第1847页。

③ 孟宪实、荣新江《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第57页。参看关尾史郎《文书和正史の高昌国》，《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3号，1988年，第119—132页。

静态叙述；它凸显的是吐鲁番社会进程中某个真实的、流动着的历史细节。

这种保留在墓葬中的情形也必将使文书随着新的考古发掘而不断浮现，提供给后世研究这一丝路绿洲社会乃至与它相关联的东西方文明源源不断的信息。毫无疑问，它留存给我们对于历史时期社会文明研究的多种领域以无限的空间。

吐鲁番的文书与敦煌藏经洞一样，因为早年列强的挖掘，而散藏于德国、英国、俄罗斯、土耳其、美国、日本等地。资料的零散与公布滞后，使许多领域的研究也没有完全展开。属于汉文化传播与接受中最有意义的精神层面——吐鲁番地区中古文学的探讨，就是因为资料的相对稀缺，前期的研究还只处于个别碎片的整理与分析之中。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文书资料和敦煌文学研究可资借鉴的成果而言，一个丰富而多样的吐鲁番中古汉文文学的历史面貌已经跃然纸上，催促我们建构起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全方位的映像。本文的论述，仅是这一努力的抛砖之引。

二、吐鲁番汉文文学的写本形态

中古时期吐鲁番的文学类出土文书，以作品类型来分，可以归纳为三类，即：

1. 经典文学，指当时流行的古代文学和当世文人作品，属于雅文学的范畴，如《诗经》、《文选》，单篇的骈文，诗歌的选集和单篇写本，目前所见，多达30种。

2. 民间文学，指流行于民间社会的通俗词曲、变文俗赋和文学爱好者、学郎的习作，它们属于俗文学的范畴，如《孔子与子羽对话杂抄》、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唐写本《禅门十二时》、《唐三时词》、《散花乐》等，已经公布者，有10种。

3. 应用文学，是在当时社会中用于应试学习和人际交往的写作范本，如“经问试策”和“书简信牋”等，也有10种之多^①。

以上三类作品如果从写本的形态来探讨的话，更具有文学生产的代表性。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只是以经典的完成形态在后世传播，并为读者所接受；而吐鲁番文学类文书丰富的写本形态，为我们了解文学在一个地区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提供了多样化的物质基础。这样的写本形态，也可以归纳为三类：

^① 相关分类与作品研究，参拙文《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学资料叙录》，《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89—98页。

(一) 写本书籍

与后世作为书本来阅读的文学作品相当,吐鲁番出土有抄写精工的经典文学的文书。

这些文书显然就是写本时代的“书籍”,是一种作品和文集的完成形态,它被作为范本而流通^①。我们虽然无法援引刻本时代的书籍经验进行验证,但是一些抄写的外在格式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些文书在写本时代的书籍标准。如2006年出土的古写本《毛诗·大雅·荡之什·抑~云汉》(2006TSYIM4:2-1~2-4),隶书精抄,并有乌丝栏格^②。另一种古写本《诗经·小雅·鱼藻之什》(Ch.2254r <TIIT2040>),在乌丝栏外对每首诗以墨点标识起始以便阅读^③。而在吐峪沟出土的唐写本《毛诗·小雅·采薇~出车》(Ch.121 <TIIT1221>)中,甚至有朱笔句读^④。

《文选》本身是部头大而流传广的经典范本,在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抄本,虽然残缺,也可以推测是作为书籍类的写本而流传的^⑤。即使那些不属于今知任何总(选)集的单篇诗文,如唐写本南齐孔稚珪《褚先生百玉碑》(Or.8212/585 <Ast.III.3.011-013>)^⑥、佚名《驾幸温泉宫赋》(大谷3170、3172、3174、3177、3180、3227、3504、3505、3506、4362、5789号)^⑦、《残诗(露色下梧楸)》(高昌残影328)^⑧、唐玄宗御制《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Or.8212/599

① 徐俊在讨论敦煌文书中的诗集写本时,对写本时代文书特征的分析论述精确,参其中“对敦煌诗歌写本特征的初步认识”,参作者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21页。

② 吐鲁番博物馆藏。参《新获文献》,第186-191页。

③ 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欧美总目》,第185页。

④ 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欧美总目》,第10页。

⑤ 今知确认是:1.《文选》的吐鲁番文书有初唐写本《文选昭明太子序》残片(黄文弼收集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参《历博法书大观》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第79、80、198页。2.唐写白文无注本《文选》卷四、五残片(MIKIII520r/Turf.),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参《欧美总目》,第781页。3.初唐写本李善注《文选》卷三五残片(Ch.3164v/TIII1085、Dx.1551),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参《俄藏敦煌文献》8,第228页;《欧美总目》,第256、873页。

⑥ 英国图书馆藏。参《斯坦因汉文文献》,第146页;《欧美总目》,第834页。

⑦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参《大谷文书》贰,图版84、85、86、87、93,释文第38、39、40、50、114、240页;叁,图版43,释文第196页;《日本总目》,第145、146、151、182、183、256、369页。唐写本《驾幸温泉宫赋》的比定、缀合,可参张娜丽《西域发见的佚文资料:〈大谷文书集成〉所收诸断片について》,《学苑》第742号,2002年,第26-43页;《西域发见的文字资料(四):〈大谷文书集成〉参读后札记》,《学苑》第764号,2004年,第11-34页。

⑧ 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参《高昌残影》,第56页;《日本总目》,第443页。

(Kao.094.b)、中村 130)^①，也都是精抄的诗文选集本的残存。

除了抄写工整和丝栏的设置这些形式之外，两面书写的文书中，作为书籍存在的文学写本，往往抄写在正面，而背面则挪作他用；反之，则有可能文学的内容是用废弃的文书纸来作临写和练习用的。如《前秦拟古诗》残本(Dx.11414+Dx.02947)，作为魏晋拟古风气下流行文学的书籍，从长安转徙高昌之后，却被撕成两半，背面分别书写了买婢、买田的券契^②。运气较好的是注本班固《幽通赋》(Ch.3693r+Ch.3699r+Ch.2400r+Ch.3865r)，它是吐鲁番中古早期的写本，配有丝栏；背面又被用来抄写了东晋毛伯成等人的诗歌，使得双面都成为文学的书籍写本而留存下来^③。

作为应用文本的书仪，也同样有像《高昌书仪》(72TAM169:26b)那样楷书抄写的精致范本^④，犹如后世的《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具有工具书的性质。虽然因为抄手文化水准的限制而多有脱讹，但其四周与行间的栏格却一丝不苟，是作为书本来流传的。

从目前的出土状况来看，民间文学的范本似乎没有这么精致的格式。这与其作为流行在普通下层民众之间类似今天粗糙的“地摊文学”或者“快餐文学”的属性和地位有关。

(二) 临习摹写

与敦煌文书一样，吐鲁番文书让我们看到了大量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文本形态。那就是出自普通民众和学生对文学作品学习的临摹和涂鸦文书。

如唐写本《残诗(泽朱研转丹)》(64TAM29:91)，文书的正面是一件

① 英国图书馆藏。参《斯坦因汉文文献》，第154页；《欧美总目》，第836页；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参《中村不折旧藏》，中册，第284页上；《日本总目》，第496页。

②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参《俄藏敦煌文献》15，第212页；《俄藏敦煌文献》10，第136页；《欧美总目》，第873-874、877页。文书的缀合与研究，参徐俊《俄藏Dx.11414+Dx.02947前秦拟古诗残本研究：兼论背面券契文书的地域和时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5-220页。

③ 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欧美总目》，第299页。相关研究与录文，参柴剑虹《德藏吐鲁番北朝写本魏晋杂诗残卷初识》，《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107-116页；又载作者著《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5-354页；徐俊、荣新江《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校录考证》，《中国诗学》第七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许云和《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再考》，《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第99-107页。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出土文书》壹，第233-235页。研究成果参赵和平《敦煌表状笈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59-462页；施新荣《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34-38页。

《唐永淳元年(682)麴敏会辞为鞍具并轡事》的官府文书,背面的空白处,抄写了此诗^①。今据笔者研读,当系五言律诗的残句,因对《出土文书》叁的录文作改订如下:

- 1 □□□终难, 泽朱研转丹。未见
- 2 □□桂, 何曾有鼻兰。落弦
- 3 □□□, 尘镜拂还看。自知松
- 4 □□, □青不_调(畏)寒。

据存字来看,这是一首感叹人生需要磨炼、追求高尚情操的咏怀诗,韵脚用字“难”、“丹”、“兰”、“看”、“寒”均入诗韵的十四寒,中间两联也对仗工整,除平仄粘对还不能完全符合近体诗的要求外,基本接近五律诗的标准,是后人所谓“拗体”的古风式律诗,当系初唐文人的诗作。而抄写的行楷书法也非常娴熟,应该是爱好诗文的官府文吏利用废弃的公文抄诗抒情。这是西州时期吐鲁番社会中文学爱好风尚的一个具体表现。

学生在童蒙学习期间就开始的文学训练文书也是生动的文学接受形态。如《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67TAM363:8/2〈a〉)这一有名的文书,是12岁的西州学生卜天寿在完成了孔氏本郑氏注《论语》抄写之后,在余下的空白处率意的舞文弄墨^②。据徐俊的研究^③,这种在余白处的信手涂鸦,是学郎的习惯性行为。他们在空白的地方宣称“书后有残纸,不可到时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但实际上还都是抄录他们所熟知的励志童谣、通俗诗作或者浅显的文人诗歌。卜天寿抄录的六言《十二月新三台词》和五言《伯鸟头林息》、《日落西山夏》、《高门出己子》、《他道侧书易》5首,都是这种能够在敦煌或者其他的通俗作品中找到根源的篇章。《写书今日了》看似卜天寿的即景抒情,但实际上也可以找到雷同的内容,其诗云: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酖池。明朝是贾日,早放学生归。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出土文书》叁,第358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出土文书》叁,第582、583页。

③ 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文献》1994年第2期,第14-23页。

类似的作品，徐俊指出了敦煌文书中的《今日写书了》(S.692)和《竹林清郁郁》(P.2622)。卜天寿在这里的“贡献”，只是即景做了想当然的改造，并根据自己的学识造成了文字的形音讹误。如“嫌迟”误作“酖池”，显然是有过《千字文》临习基础的卜天寿熟记“海酖河淡”、“昆池碣石”的四言句，而用“酖池”填补了还未曾详熟或者就根本还没有学过的“嫌迟”二字。但无疑，在这种随着童谣而改作、书写的过程中，对于汉语声律与诗歌的理解在逐渐增长中。唐诗成为文学高峰的群众基础，由此边地的学郎临习而可见一斑。

更有代表性的接受文本是《古诗习字残片》(岑德润五言诗等)(2006TZJI:006+2006TZJI:007+2006TZJI:073+2006TZJI:074)^①。本件正面系《唐西州典某牒为吕仙怀勾征案》，背面则是学生的习字，录文如下：

- 1 帘帘帘钩钩钩未未未落落落斜
- 2 斜斜栋栋栋桂桂桂犹犹犹开开开
- 3 何何何何必必必高高高楼楼楼上
- 4 上上清清清景景景夜夜夜徘徊
- 5 徘徊□□□岑岑德德德润润润咏
- 6 咏咏鱼□□□□□影影影侵侵侵
- 7 波波[
- 8 带带水水[
- 9 东自自自可[
- 10 用上上上上[龙[
- 11 夜夜故故故人[人[
- 12 来来来访访[

这些楷书的临习，每个字三四遍，与今天的儿童学写生字几无二致。删除其中重复及无法连接的字，可以得到如下的诗篇：

- 1 □帘钩未落，斜栋桂犹开。何必高楼上，清景夜徘徊。
- 2 [剑]影[侵]波[合]，[珠光]带水[新。莲]东自可[戏，安]用上

^① 吐鲁番博物馆藏。参《新获文献》，第356页。相关研究，参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文物》2007年第2期，第62—65页。

龙[津]。

作品的第一篇，根据其咏物诗的风格特征，特别是其声律上的平仄情况，可以判断它是一首南朝或隋代的佚诗，因此拟定为“南朝或隋·佚名《咏月》诗”。第二篇，则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检索中，可知是隋朝岑德润的《咏鱼》^①。

如前所揭，以废弃的公文书作习字用纸，是高昌国或唐西州时期的普遍现象，临摹的范本往往是吐鲁番文书中最普遍的蒙学材料《急就章》、《千字文》或《开蒙要训》等。用古诗作为习字用帖反复临写，则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新的风尚，那就是对诗歌的爱好成为了童蒙学习的日常形态。

比较随意地抄写文学作品来抒情达意，在民间文学方面更为普遍。如俗曲《散花乐》(Ch.3002r <THH20.1>)的残片，背面还有习字3行^②；《恨娘娘由未知变文》(大谷5791)的残片，背面更有涂鸦的人物画^③。这些率意的抄写都有可能书写者对平时熟悉的通俗文学作品兴之所至而形诸笔墨。

(三) 创作草稿

在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不少初具文学创作意味的习作草稿，让我们体味汉文文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如《武周长安四年(704)思谏书〈归房〉诗文三首》(大谷2830)^④。为方便分析，兹先录其诗文如下：

1 奉命遣驱驰，专心更不移。只为遭厄致，使得使如斯。

2 人之法礼，自古常行，何独索耶？若生恒福，虽事四六，终不免施。

聊一篇《归房》为首。

3 姜女初生月，恒娥巧点妆^⑤。春宵见将夜，命女入兰房。

①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五，逯钦立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94页。括号中的阙文即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

② 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欧美总目》，第243页。“散花乐”在敦煌文书中也大量出现，参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354-357页。

③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参《大谷文书》叁，图版57、释文第196页；《日本总目》，第370页。

④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参《大谷文书》壹，图版116、释文第103页；《日本总目》，第101页。

⑤ 恒，《大谷文书》壹、《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日本总目》均误作“垣”。

所谓的“诗文三首”，其中的四言似是下篇《归房》的诗序。据陈国灿的研究^①：本件系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两面都书有“付司辩示”的敦煌县文书格式，另一种字体的《归房》诗文和背面的《长安四年思谏牒稿》就是书写在文书末尾这些签名的空白处。这些诗文与牒稿的书法基本一致，因此定《归房》诗的书写者就是牒稿的作者思谏。但是将思谏的书法又等同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前后沙州敦煌县残牒尾》（大谷 2832）^②，因而认为“‘思谏’是敦煌的僚人，其诗文亦属从敦煌流入西州者”，则未必然。思谏亦完全有可能是西州的僚人，而利用废弃后的由沙州传递到西州的文书书写了牒稿与闲诗。

不管其来历是敦煌还是西州，这个在边地服务于官府의随从差役思谏书写的2首五言诗，前者入诗韵的四支，后者入七阳，平仄除了第二首第三句的“将”字读平声不合外，基本都符合五言绝句的格式；但是形式的中规中矩并非文学的全部意义，在内容的体现上，除了《归房》一首略有情致外，四言序前面的五言诗，遣词造句过分直白而无余味，只能是一个诗歌学步者刚开始的创作尝试。但毫无疑问，比之前述的儿童卜天寿在私学中涂鸦改作的《写书今日了》，这一文学创作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2004年新出土的《洪奕家书》（2004TAM396:14〈2〉）也可以看作是西州底层民众文学表达的一个典型。兹亦转录于下，再做讨论^③：

- 1 启：违迕（经）二貳（载），思暮（慕）无宁，比不奉
- 2 海（海），夙夜皇（惶）悚，惟增恋结。仲春顿热，
- 3 不审婆々耶娘体内，起君（居）胜常，
- 4 伏愿侵（寝）善（膳）安和，伏惟万福。洪奕发
- 5 家已来，至于西州，经今二貳（载），随身衣
- 6 勿（物），并得充身用足，亦不乏少。右（又）被节度使简充行，限开
- 7 元七年五月一日发向北庭征役，儿
- 8 今叶（业）薄，种果无因。少々向西，无日归
- 9 回之日，洪奕今身役苦，终不辞，唯愁老。彼

① 陈国灿《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6页。

② 《大谷文书》壹于大谷文书2832号下的解题同此观点，第103页。

③ 《新获文献》，第16页。相关研究，参韩香《吐鲁番新出洪奕家书研究》，《西域文史》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16页。